

南海先生集

初編

五

小篆

和18
1387
5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415號

第5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和16
1987
止



南海先生文集卷之五

紀府上會田中由恭履道輯錄

浪華六莖葛六下張子琴校閱

文部

寄送木巽軒序

木君之過泉吾不知其來矣木君之留泉吾不得往而從矣木君之去泉吾不能送之河橋之上矣吾既不知其來又既不得往而從之又既不能送之河橋之上序將何為哉木君恭靖公之姪予又恭靖公之

南海先生集 卷之五
門人予向嘗侍恭靖公十有餘年公嘗子姪我菁莪
我玉我目我爲千里駒公之墓木今已拱矣幸見木
君猶見我恭靖公焉予於木君雖在千里猶且寤思
而夢馳况其來在泉南一舍之間乎恭靖公一代宿
儒道德文章所謂醇乎大賢賓客門生莫不薰然而
化也左右使令莫不充然而醉也况其子姪乎哉
憲廟之朝公日侍講帷將大進用天下之士奔走惟恐
不得出其門下附驥尾上青雲者不知幾人極推當
斯時猶木君以布衣嚶嚶歸其舊廬公之不私其子

姪也若斯而君之耿介不苟祿也亦如斯矣其歸在
京師京師之人之過予予輒問木君而不識者過半
矣試問其他無不識者吾惑焉孔子曰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嗚呼木君之宜見知而不
見知寧不賢於夫見知者之不足以知乎遂作詩以
代簡且以序云

送高生序

世稱當今人才之多莫如京師焉予讀古人之書欲
得其所謂傑然者識之後過京師聞諸其人曰某也

文某也行某也通于經某也叩之無不應某也懸河
之辨考其行察其言苟匪過焉則不及謂之出乎醜
夷則或然求之古人則吾未之知也予竊惑之後聞
世有語孟字義之書索而讀之於是始知京師有伊
藤君者予雖固拘于茲不能一接見苟觀其書也則
可知其爲人也觀夫至言要言左右聖賢以鞭箠邪
說奮然把麾爲世先登者昭昭乎見于筆端使人驚
見猶景星卿雲可仰而不可企也嗚呼是豈今之人
也哉抑古之所謂超然獨立者歟夫滄海之珠匪蚌

而有荆山之玉豈石皆美然天下稱之謂多珠玉者
何也徑寸之明連城之美苟得一焉則足也君之出
于世世亦稱曰京師多士不亦宜乎高生敏而好學
嘗受業于伊藤氏歲之初吉復將負笈君也旣沒矣
而遺風餘業嗣有人焉吾聞擇師古之道韓子曰沿
河而下雖有遲疾必至于海予嘉生之能得其師而
又以予之不及其時爲歎耳

觀雷亭記

予湘雲居丙方一亭遠望得寸碧螺黛烟鬟依稀雲

際者藤白也。藤白之山西枕海磯，東連大嶺，逸遷數百里。夏月雷雨之過，大率從此方。其暑氣坱鬱，烈火爍金，殷其之聲，杳起東隅。及景申，狂飈捲沙，崩雲如黥，暴雨翻河，樛以冰雹，乖龍恍惚，反戰金蛇，萬道掣電，劃壁俄而霹靂破山，瞬息千里，香車輓輓，南走于海。於是開軒倚柱，坐以觀望，遠者八九里，近者二三里，我膽氣爲之鼓舞，飛興揚揚，飄騰天外，其壯也。雖觀戰於涿鹿之野，望潮於浙江之津，洞庭張樂，雲夢校獵，何能過焉。可謂宇宙第一奇觀矣。須臾雨止，雲

散，長霓飲海，涼蟾在天，爽籟吹鬢，洗慮濯魄，亦雷之賜也。因榜之曰觀雷。客有過覽而訝者，曰：吁，異哉！子之名亭，吾聞雷天怒也。故聞之者，莫不怖而避也。聖人猶且爲之變，今子反以爲奇觀，無乃異於人情者耶？予笑而答曰：客亦所謂知一而不知其二者耳。雷本非天怒，古人旣辨之，聖人戰兢之至，其戒慎豈惟雷耳哉！其旣謂疾風迅雨亦必變，風雨豈是亦天怒也哉！夫雷也，天地間一物，與夫日月星辰、風雲雨雪，同是造化之使，今日月也，星辰也，風雲也，雨雪也，未

聞有疑怪者也。獨至雷也，則疑以爲異物，怪以怖之，何其惑也。至後世腐譚之士，千言萬語以理說雷，亦是癡人語夢耳。吾觀古人文辭，有觀日之壇，有觀星之臺，有謂玩月者，有謂望雲者，有謂賞雪者，雷豈獨不可觀乎哉？抑亦謂月雲可愛，故以玩望雷也。徒可怖耳歟？天下可怖者亦甚多矣。外則功名利祿，內則智術忿爭，旁至酒色佚遊，鱗海舟船，羊腸車馬，一失其常，禍不旋踵，其疾過於震雷。子乃不顧其禍於必，然反而怖震雷於萬一，不亦盩乎？客不答而去，書以

爲記云

浴龍泉記

余頭森森二十年矣，或說浴龍泉可以得愈，聞之欣然。趣裝今年仲春之望，既駕矣。家人以雨告止，十七日夜又雨，而余行興勃勃。十八日雞鳴，乃出郭門，東行十餘里，四望濛洞，宿雲如黟。僕夫且憂且罵，予曰：春來無雨，田疇渴，如所求難足，所拒易至，雨必不久也。且風從坤上來，亦晴兆也。若過午不霽，汝當浮於一太白也。行十里，天果快霽，風日暄淑，江山如畫，遂

過溝口憩左丘沿溪而行溪多盆石大者如斗小者如拳黑肌白紋瑩然可愛景申次上谷廬舍十餘家斜帶溪流流水幽咽乍來乍止就枕聽之琅琅如鳴琴鏘如環珮若人朗吟而笑語若笙簧初奏若雷方動予怪而問之主人曰水豈有聲哉觸石則鳴其抑揚徐疾操之者風也予曰然則清風山水之伯牙也誰又爲子期者也昔時有柳州香山輩說水聲尤極其妙且謂聽之足以忘其憂也非曾居山中者不可與論其聲也非篤好山水者又不可與語其味也二

和軒曰非南宗畫人何有斯言哉
大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讀了陔

公既歿十有餘年山水未爲之絕絃抑亦有以待哉明日發上谷陟十二里隔溪望神樂巖壁立十仞竒峭幽邃天極其工皴點蔕皮宛有董源筆意因其名疑嘗有神仙歌樂其上也欲問之寂寥無人山間一廬徑仄不可到乃止行二十五里次福井出福井南百步曰城森山最高路最險斗折蛇行捫蘿而登登九里始至山椒風吹鬢髮不可久憩南下九里徑石廉利往往齧足昏黑漸至泉土泉土臨溪獨木爲橋幅僅比履大渡之不覺足心自酸也溪水清徹崖益

竒問其源則向所掬而飲者其委則入天河致于海
其中間所謂龍泉沸焉噫天地之間莫多於水莫用
於水莫功於水萬物之生水居於天一焉山之盤礴
竒拔苟不得水則頑然一大物耳若夫城峯非不崛
然而大然上下二十里不能得一滴祇足以渴行人
樵夫之口耳向所掬而飲者良所謂濫觴耳未數十
里懸白湛碧爲湍爲瀑爲泓爲潭可以濯可以湘可
以釀可以漁可以筏其用不亦廣乎況夫溫泉其功
於生民亦可謂鉅者也龍泉之出莫知其初居民相

傳昉於小角仙著於僧空海蓋好事者附會耳泉從
山腹穿石竇而出土人嘗謂遠從高原來乙亥十月
地大震泉絕不來數月官使居民鑿其側以試芳氣
沸沸脈通溪中會大水洶湧溪中石轉於是泉從舊
竇湧勢倍於前日然後土人方知泉自溪中沸騰上
出也土俗舊說泉從龍宮出故名實是佛氏妄誕以
欺愚俗耳然當時之人既知泉脈在溪中故名以龍
宮之說固當矣後人久信其說而不達其義亦太愚
耳凡天下溫泉無不自下而上者蓋自上而下者親

於下所謂陽中陰寒泉是也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
下自下而上者親於上所謂陰中陽溫泉是也宜乎
爬搔浸淫之疾浴之輒愈世俗不論其理不問其證
以爲衆病可愈負擔千里病不能容方歸咎於溫泉
泉亦不幸哉泉之土甚狹居民十餘家高下其丘居
焉兩山爲峽隱蔽日月非停午不見晷山多丁香花
清香襲人又多瓜瓠居人曬根造粉以賣溪中游魚
數品鱖魚尤美有紅鱗黑斑形如魴者俗名天魚獸
則羚羊麋鹿獺豺之類其餘熊哮猿哭非有大痼疾

不可久留也余既浴之旬半方歸自府抵泉原有兩
路西路一百二十有五里東路倍三之一余既疲西
路之險更從東路歸抑南方名山若蓬萊金峯實天
下竒觀其嵐岫雲嶂泉石林巒之勝雖衡廬雁蕩未
肯多讓今龍泉蓋其一端也而地僻矣非有廢痼之
人雖好遊者終齒未嘗一到也予之病雖出於不幸
於斯遊也不亦幸哉但恨羈絆未脫不能遠訪深搜
究其佳境又惜不能得好友以與之同其樂也乃錄
其所經地理及所得詩歌若干篇以具後日之遺忘

且與二三子觀之以自擇焉云享保二年上巳日南海祇某記于紀川舟中

隱山處士草堂記

畿甸之南其最邇者爲葛之嶺葛之爲嶺屏立紀北負泉控和西首箕山東趾大嶺周廻數百里劍脊筍頭森森然瀛海以爲沼紀水以爲帶寺觀巢居其腹無往無之蓋亦竒山云爾余常晨夕望之蓋其疊嶂廻巒賓主顧眄之勢與雲霧烟嵐出沒變幻之態林木溪澗禽鳥麋鹿之觀古之所謂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者鍾于此焉意其必有高尚之士隱乎其間者吾求之久矣今年之秋偶從石和君過北山之下獲覩隱山居士者處士年將七十骨格清癯面有烟霞氣與之共語津津使人心醉而忘倦抑亦有道之士也余嘗觀古今名隱者衆矣有其念未嘗不在魏闕而徒偷其名以干譽者有苟利其高而釣榮利者是以林慙之朝官徑之誚非特鍾山與少室而已其餘憤世嫉俗傲慢矯之徒其跡固似其心則非也巖居川觀接跡市朝夷齊巢由馳想軒冕悲莊周所謂并

與其器而竊之豈翊政治之地哉處士山居三十載
目未嘗適聲色足未嘗躡朝市志未嘗絳簪纓昂然
絕塵偃仰一室視其左右圖書數卷茶香筆硯蕭然
而已前無使令未嘗不給後無檐石未嘗不飽茹蔬
飲泉終歲澹如興至杖策林丘藉草而憩有感卽援
筆命懷客至不拒去而無留俯仰宇宙之間優游林
壑之中竟與造物者相終始者真可尚也已抑詩人
所謂碩人者處士是已嗚呼夫于譽傲世壹聞處士
之風不亦自愧乎不亦自化乎

不衣七縱七禽論

予嘗讀季漢三國之史以評品人物智謀材勇之士
無國無之若求其忠誠無私者唯蜀有一孔明焉耳
矣後觀漢晉之書者所載孔明生捕孟獲七縱七禽
之事未嘗不異而且嘆也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
用者也戰者危事士卒死生國之存亡係焉且夫將
帥尚威不尚達御敵宜嚴不宜疎蓋孔明於孟獲征
伐弗服而已非仇怨忿爭奪掠貪功之類所謂王者
之師兼弱侮昏其亦庶幾乎如之何方其獲一巨魁

弗能示之以威重，又弗能諭之以禍福，弗能服之以恩德，一聞剛愎之言，便欣然，用能競技，踊躍以起，乃解縛授兵，使更復戰，何其輕卒也。其縱之再戰，其勢豈如夫匹夫匹婦相鬪于同室者耶？彼欲更拒我，我復獲之，非整其行伍，據守其壘營，必具之旗鼓，必馳之車馬，干戈交錯，矢石亂下，依然相逐，闐然相擊，前者死後者傷，未可必獲也。以至重之人命，數弄於至危之死地，以不得已之凶器，輕試於可得已之虛舉，不亦近乎兒戲乎？况復其躬居威重之帷幕，而對嚴

警之囚徒，乃縱之再戰，以爲我善用我武，是何異於夫角觝拳槍之徒，場場爭勝者乎哉？王者之師，豈可若斯哉？且夫獲也，一囚虜耳，非與我有平生之素，非嘗識有子路之信，非亦嘗聞有季布之諾，非有如陸遜信羊祜之仁，雖令孔明嘗有孟孫，郭泰知人之明，當風沙奔逐之間，轅門一面立談，如舊者，吾未之信也。况虜情反覆不可究知，獲也若懷詭計，出奇策，一縱脫然而逝，有如關羽之逃魏，李陵之入胡，則噬臍不可及也。竟取笑於四方，受侮於夷蠻，雖有木牛流

南漢先生集 卷之五
馬安所施之乎不斯之察叨逞奇功僥倖一戲於勝負愚弄蠢爾之夷獠嗚呼陋矣令其事果真則孔明豈固誠忠之大臣也哉使孔明果爲忠誠之大臣則七禽之事必妄言也已或曰漢晉所記非實再戰蓋上縱設令也下縱放也言吾設令放汝更戰必也七縱而七禽是孔明笑以戲之耳又曰七猶十也猶言百戰百勝讀者誤讀聞者誤傳欲爲孔明揚譽而不知適所以彰其毀也

鉛山紀行

癸丑之夏四月余與長子濂將浴鉛山之泉岡子柳橋亦約與俱於是十三日甲子日方午艤舟于水門橋下岡子先至相俟雷泉源子與二三子袖長律來相送余乃留撓卒和濂亦留一律以別旣舟下牛渚關顧望雷泉諸子尚沿岸相送意似相羨者行過雙子洲回望淡島如墨疑有蛟龍日光射雲際兩脚簾簾此夕泊大碕灣地絕清幽回巒抱水浦口如竈夜方二鼓星月皎潔天水一色碇舟中流波聲在枕客皆不能眠月午鐘聲渡水東來問之城南更鐘也相

距既三十餘里聲之隨風良然哉舟子數輩高枕而
眠鼾如雷可見其素與舟相忘矣天明風正飄勢甚
熟歷宮碕若過輕藻洲望野牛巖椒浦鴨溪漁烟隱
見興國之峰儼若兜鍪鏡石屹立磯頭潮勢太險舟
往往爲之破摧此日清和舟尚搖搖不定東望松隄
一帶長十餘里漁家櫛比依其岫洲巖相距八九里
險夷便異觀地勢殆不可測也日方晡始達鉛山地
無喬木唯黃茅篁蘆負山臨海高下作舍泉有數處
皆從石罅沸出上各設屋甃砌成泓西南岸頭一泉

石自回斫然爲沼形如小航可二丈橫居其半其湯
最清潔映石紺碧太可愛其次礦泉亦清其餘三泉
不甚溫湯亦不清四方齋糧來浴者不虛時阿州之
人最多謂彼土人每能習得浴泉之功效云丙寅天
氣清明而客甚疲不能出遊丁卯興遊千疊巖海天
風恬鏡波萬里阿土諸島螺黛並秀帆影遠近與天
齊浮磯頭亂石形狀皆怪竒七境中所謂芝雲龍口
二巖最大尤竒其餘爲灣爲潭爲洞如席如斗如劍
如獸如鬼或赭或綠或灰黑色或紅白如桃花千狀

和軒曰
中人
饒舌矣

萬形不可悉述其皴多芝麻斧劈從來畫家皴法未嘗得見者悉皆了然眼前古人所謂師造化者於是可悟其上有燈火樓南去二里許大陵如盤望之如野傍有金坑數十聞開礦百年以礦脈入海中止礦上沙礫顆顆皆挾銅鉛今尚歲出錢若干以充鉛貢云庚午宿雨初晴途未乾客皆下簾隱几而眠山中醫春菴原氏來呈詩原氏本北越人壯歲善詩隱此家多史書放客假觀與之坐語頗有雅趣翌日原氏及館人復來具筆硯以請書畫乃擇七境題目各係

以詩書以貽併製鉛山圖二幅一向一背惜矣拙技於山容水態僅記其梗槩耳至夫風波烟雲出沒變幻之妙自非得荆關董李之神手未能盡呈而詳寫也壬申快晴遊灘渡渡在鉛山東北二里步踰一丘便是沙頭所謂七境銀沙步是也過之百餘步平山斗起茂林蔚然中有神祠北一里又得一山上有乍候樓下有雙巖並峙巖原一趾中間嵌空欲斷回而北總嶼元三洞玲瓏宛如牕牖一名唐嶼隔嶼東岸石門桓立土有

齊海先生集 卷之五
先朝別館今已廢矣而民尚相戒不敢繫舟焉灘波村落耕漁相半有寺曰本覺有社曰滕九郎祠未知何神涉海者遇風乃投錢物洋中愍祈輒應其錢物潮送之必致祠下邨東曰江面又曰畫面又稱江津良其前渡謂之八百八洲東南沿水而行潮通山間平如溪澗有太刀谷天狗洞之名山行三四十里卽達田城恨余力倦不能深究洞中有寄居蟲石或生石上或在石中形色一與寄居蟲無異但粗大耳推之堅如鋼鍊抑亦石經久化蟲者乎將蟲變成石乎

造物之不可知固如斯也山有水晶石牡丹石著亦菖蘅鍾乳赭石之類往往產焉木葉上亦多甘露若淹留日久靈草可得蓋自古求道者多矣平日恨名山之遠及一得入亦只托俗累未謝耳嗟呼若尚子平陶隱居實鮮矣癸酉原氏携二子以束修來見約來歲遊學都城必以子爲東道甲戌南山僧靈源來請詩畫其人甚嗜酒自謂江南酒魯聞泉土有醇來飲耳狂歌爛醉雖非泊然者比之火它俗僧亦覺其雅耳乙亥早飯訖原氏具畫舫促八百之遊三鍋

邑吏某請助行厨本覺院主亦攜香積來遂與載復
遊難渡之上風日清和魚吹細浪柔櫓隨意往復徊
徉景申而歸歸舟衝浪疾如飛箭意興飄然殆有御
風之想舫即原氏所藏乃海人乘以掣鱗者宜哉其
輕捷如斯也既而予與尚濂病皆愈湯泉之勝亦頗
入佳境於是翌日遂賃舟而自前路歸抵大崎雨甚
舟不能進而海頭雨景非前日比更命輕舸抵明光
捨舟徒步而歸嗚呼此役也所得甚多其尤大者三
日洗痾日得奇山水日觀奇物但有一恨焉不得與

蘓長公秦淮海之輩俱載以繼惠泉龍泉之遊以為
遺憾焉耳享保癸丑四月源瑜識

題白石源公垂裕堂詩後

予嘗讀唐詩於貞觀以來應制臺閣之諸作喜之尤
深謂太宗以龍鳳之英姿乘風雲之際會開國建基
既洪既壯遂振前代之凋弊大致海內之富雄周後
未有之聞也宜乎唐初之作氣象莊麗格律齊整儼
乎衣冠煥乎圭璋與夫六瑚四璉龍旂鳥章赫赫乎
廟堂之上也蓋唐家三百年之規模全見於此云又

南齊先生集 卷之五
曰漢魏氏變風也杜甫氏變雅也李白大雅韓奕常武惟肖初唐正雅時有頌聲余故曰醫俗莫如太白變野莫如初唐及于近世作者亦多其所言大抵不過於告饑號寒投間居散樵悴枯槁之談其辭亦侏離俳優往往不可解者其弊在鄙俗之習不之知變耳嗟是雖曰其人昧於此豈又非氣運使之然哉悲夫予力不能以振也泉海唐金氏好古士嘗擇其居八題以詩旁請諸四方縉紳癸巳之春來求於予予觀其所集韓客以下作者數十輩歷歷可見予恐泛

言套語不足以稱名地遂出一機杼取勝於字句之外以爲與夫浮花浪蕊既換面目矣及得白石源公所作八律讀之方知始能與江山爭其奇也抑所謂欲使人輟翰焚硯者乎予與公相識二十餘年其於詩相知雖逾鍾之山水不能及也今何必獨八詠之可歎服也蓋公平日所作其清者天宮白鶴也其艷者蜀川明錦也悲壯者鑊馬夜鳴古崛者山鬼嘯月其餘愈出愈奇若八詠則特極其典麗比之虞魏或過雄渾比之盧駱又如其精要之在沈宋伯仲之間

耳然是誠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俗人言者也但喜公也鐵石心腸老而益堅雖僻境野趣之作與冠冕之製無以異也嗚呼可重已抑不知天之將興斯文使公先鳴其盛與其必有知焉者也恨予索居不得從公盡其說徒以增怏怏耳遂書之於八律之尾以貽於唐金氏云丙申之冬十月既望

予既題八詠後又自讀之曰嗚呼久矣予之不得發斯言也微公此作則吾安得而言之非予言之公亦誰與聽斯言也遂自誇其說之確當然非獨

予之誇其言使公聞之亦必抵掌稱善哉燈下力疾而書所欲言未盡餘楮既矣又書以寓餘歎云

題曲馬圖後

國家每韓使來聘例奏曲馬之戲蓋在昔百濟貢藝之遺典也其戲雖不足以備軍國之用而其技非一旦可能也至其輕捷跳梁之巧人習馬閑之法則亦已竒矣中葉以來中原多故四夷不貢久矣其適以事而來亦隨至隨去未嘗專具賓主之禮何況違於奏竒技而事遊戲乎哉

正德紀元

文廟纘統之日趙泰億等來聘其部士池起澤李斗興又奏此技舊有正立倒立橫臥倒曳側帖之目更增以左右七步雙馬之二場越十一月之吉

皇倭武德之所服弗名自來者宜如斯抑又非太平之久時閑人樂之一事哉可謂盛矣我

府豐島君參政之暇命工圖其戲其起伏正側優游閒暇之態與夫電奔星馳四蹄風生之姿一閱之使

人踊躍者場場皆逼真而其鞍鞵轡銜之飾其制歷歷可見遂屬卿題諸其首嗚呼君大邦名家奕世貴族其於名畫真圖閱之必多其家藏亦已充矣今乃特於此戲汲汲焉圖以傳之豈有他哉稱揚泰平之風化樂傳天下之盛事者蓋又君之志也况又使君之子孫克紹乃父之志而不能忘

國家雍熙之化者或賴此圖焉故又書其後云

戲錄詩盜判

世傳湯山與冥府相通客有嘗遊焉者會日昏黑宿

一叢祠夜方四鼓山下隱隱聞喝道聲俄有數鬼長
皆丈餘著豹皮禪獐目電燹鋸牙戟髮各執刀杖左
右環列既而帳案整然有一王者峨冠博帶駕甲馬
而來前後侍衛甚盛王下馬憑案而坐衆咸列拜似
有大獄者客怖甚屏息以窺須臾有二卒牛頭馬面
拿一人來青衿烏帽似一秀才形瘁氣沮涕泗在髭
王問曰何囚丞具案曰某縣學生某平日好剽竊他
人詩句修文郎卜商等發其事送臺法究王曰冥府
前代亦有此獄否丞對曰有方李唐代宋延清嘗與

劉庭芝爭句遂歷殺庭之當時擬以搶奪人命律厥
後有李生者一日市買得李播貢試舊卷依樣謄寫
自署其名以欺州縣行抵播所播爲證出遂請攜去
播悉舉以贈官擬與途拾遺物不聞于官私其賊者
同科及宋魏道輔好犯古人詩句陳亞戲贈詩曰昔
賢自是堪加罪預先偷子一聯詩僧惠崇亦嘗犯古
詩或曰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當時刑
官不通詩意誤聞二詩遂免犯人爾來無有復聞云
王聞了大怒曰窮措大真鈍賊何處鼎鑊能堪烹女

南海先生集 卷之五
乃操觚展紙久之判成丞捧以讀之其詞曰爲竊詩
句事盜之屬二曰強曰竊而詩盜不與焉大辟之刑
二曰絞曰斬而詩盜無條焉何者罪不容誅也竊國
者侯竊鈞者誅故事涉曖昧法網之密時漏吞舟怒
交前保赤之夢不能不効至神草一指神羊一觸則
黑白不能掩目邪正不能惑耳設令金科玉條或有
之宥而冥府天宮豈有所赦二百餘年春秋惟當三
盜與詩盜并書三千之屬呂刑雖有千錢於詩盜何
贖或闌入古人集中或捲擄師友卷上全章負去夜

半有力斷句剽竊月攘一鷄潛踰曹劉之垣擅鑿李
杜之壘爭剝島郊寒更寒蠹食顏謝富何富驢上吟
客即是梁上君子社中騷人不異月中仙娥綠楊遂
成綠林紅桃變作紅巾字金玉篇錦繡誰知皆是眞
賊句瓊瑤材機線可恨併入賊窩虛而爲盈欺人誑
世自銜自浼覩不知恥風俗之類莫甚焉可言而不
言孔子猶以爲甚於穿窬不能言而盜能言者無物
堪比倫此輩鷹鷂不能逐狴犴不能攫笞杖不能懲
金木不能錮然而今乃不懲之於蛙鳴蟬噪之時其

柰瓦釜雷鳴之後何哉其宜與韓擒虎寇王準等重
廷議以決罰姑且送斷阿鼻枷號讀了猛火湧地黑
烟薰天山鳴谷震劫風一掃客恍然而覺矣歸而語
諸鄉鄰南海先生聞之大笑曰語不云乎小人窮斯
濫矣又曰約斯盜也彼詩盜也豈亦其性哉才貧也
其取于我良可憐爾鷄鳴狗吠之盜狐白也秦國未
嘗爲減向氏誤聞無不踰垣也宋土未嘗爲之貧我
之八斗已得秦宋之富亦何必治斯區區之輩哉吁
冥司亦多事哉或曰摩詰旣爲嘉祐所誣實是千歲

冤獄閻羅王汲汲乎此不亦宜乎

復梁蛻巖

夏秋間疊辱手教併惠高和二章禮意兼臻感悚何
罄但恐獎譽過使人駢面耳來詩絕妙永以爲家金
贈者旣不金玉其音而受者何暴富金玉也僕於足
下雖未嘗一奉傾蓋之餘教而至其相知之稔則實
已相鍾聽矣來書所稱數輩皆天下士足取信於一
世其嘗爲僕稱道足下咸曰文采風流當世奇士苟
若此也雖在數千歲之外猶且爲之執鞭何況同時

相望者乎哉曩者奉詩草卒之間弗能盡言取以招
或者之疑爲是耳其說固世俗之論足下闢之固是
固是抑僕亦有辨焉僕索居久矣曠絕南土塊然獨
處幾死矣交遊凋落出門不見知己茫茫四海誰唱
誰和胸中數斛磊塊日以斗酒洗之未可以陶寫一
且醉後海樓引領北望乍得我梁君心即踊躍以計
相從豈遑他顧乎欽企之情不能自禁卒然援筆十
里相贈亦何怪哉夫隋珠夜光猶且不可暗投而况
萬萬不爲隋珠夜光者乎哉足下其察焉嗚乎天緣

妒人良晤難期但當自今已往相望千里之外相得
方寸之中指雲霞而爲樓觀期朝夕以爲音信對清
揚於明月挹芬芳於蘭茝唱而和獻而酬不得接眷
守於半面不借披胸襟於一宵神交天際情合渺忽
之間若此則形骸不能以拘關津不能以阻官跡不
羈舟車不勞此交也方今自足下與僕始豈不亦千
古一奇乎傑作必兩示及爲望往年贈霞洛詩及和
併錄奉呈霞洛於數輩中尤舊想足下亦必眷念故
及勤回據發草草亮察

復竹堂淇水翁

嚮所托鶴渚氏鄙什承既達左右茲辱高和及示落
髮詩三章雅詞高古情溢言表再四吟翫恍然若在
麴巷亭裏再聽連牀夜話不料別後數十年幸復領
德音感慰曷罄感慰曷罄就審貴庚方踰古稀今已
退休卸謝人事欽羨固深但承體中久不佳步履尤
蹇澀大抵老境一樂無過濟勝放翁嘗謂一節吾事
足此翁老健故云爾先生堂庭之節大異於此辛苦
固可想然而松栢元與蒲柳異况方休暇浩氣之養

滓穢日消不久保全更希珍攝僕亦中歲以來眩暈
麻痺種種病魔競進加之世故蝟紛以碌碌之才居
多責之地固所不能堪而
殊恩未報未可遽辭孜孜矻矻死而後止耳讀落髮
句歸田之興勃勃飛揚聊罄芳躅以代晤言疊霜字
韻二首併奉呈一祭惟情永楮短不盡所欲言縷縷
諒察時鄉涸寒千萬自重不備
與加府記室岡仲通
某白仲通足下辱惠詩及跋語始受之未開封先自

躍然失喜，以爲猶珠玉奇寶，不期而在掌握。又如饑者之忽得食也，欣慰何限。及跪誦之，綢繆之情，悽切之音，使人潸然不覺涕泗之交頤也。嗟乎仲通足下，於故舊之道，何其厚也。東都距南海千有餘里，自庚辰至戊子，幾十年矣。以若斯之久，居若斯之遠，非情之至厚，安能得弗相遺也。僕嘗在東都，所交固廣，別後竹圃田氏之外，未嘗有隻字及于斯矣。是自世情之常不足怪，嗟乎仲通足下，於故舊之道，何其異也。跋語謂僕之文幾千古，當傳于世，深加嘉歎。又謂同

僚室君亦云爾。愛惜之餘，辱賜跋鄙文，僕於室君雖未嘗得執鞭，既已辱同門之列。又嘗侍于先生，熟觀其文，聞其爲人，不計華袞之賜，光寵蒿萊也。僕身觸刑辟，名在囚籍，一身海濱，魚蝦襍居，性素懦拙，于衆藝雖幼知讀書，好作文辭，亦已爲世棄捐，非特爲世見棄捐，抑雖僕亦自棄，以爲卒於天下，無復用矣。窮居僻陋，知文者寡，偶有來語者，開口輒齟齬，一出所作以示之，非笑之聲耳，已聒矣。是以蕭然環堵，杜門卻掃，自唱自和，孰聞孰示，嗚呼焉當得高明賢達之

士好古知文者與之一語吐露胸中之所有哉僕於斯道可謂不幸矣今乃何幸而忽得蒙足下慇懃之問兼之以褒稱之美惠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足音猶然况望外之賜兼金不如乎足下君子苟得其知一人則足矣今又重之以室君之賢是雖古大賢亦將矜之况如僕者乎是以私心太揚揚若人之得大官美仕而車馬衣冠照耀于金門玉堂之上若汚衣之澣清流若酒之方酣也雖在流離困厄之間不知其苦也雖窮居僻遠不知其陋也雖

非笑千人不知其夏也如此數日乍悚然自責謂來辭太過當誰謂君子失於厚之道如僕之不肖豈敢當之不能之當也卒使二君子得謗於天下後世其罪非輕戰慄久之曉然自悟古之君子誘人也抑揚褒貶皆爲教今也二君子之於我吾安知非其所以勸我也不然安有二君子者猥悅人而可爲哉吾其勗焉耳矣若夫憂其飢寒憤其非笑委靡汨沒卒無樹立徒爲游惰之民於二君子所以吾教之意曷以報之也僕躬雖困窮其志未嘗撓性雖不敏年尚壯

苟能困衡徵發刻心竭力以期於有成誰謂二君子
 之稱譽果益實也但恨境鄰寂寞不見朝夕切磋之
 益徒自抱固陋不知何日再攜手促膝親受面諭想
 非夢裡不可得石橋之遊麴巷之居依然在目臨紙
 哽塞難覩縷伏惟亮察南山思聰無恙否為僕言文
 章事業必大進有作惠賜謹獻近所作文并和篇錄
 在別卷蓋所謂為悅已容之類耳

復田履道

比日暄淑伏審動履佳勝太慰遐想茲承惠春蘭厚

和軒白海學
 習八種畫譜
 因怪效子圖

意無量感謝曷罄此種此間所未覩初得覽之柔莖
 嬌軟花瓣淺碧獨頭長心葉細香清此所謂霞裊月
 珮無一點俗氣高人韻士之案頭非此物則不能一
 洗塵埃也實竒品也僕每畫蘭輒疑古人皆畫獨頭
 而細葉者花葉不與常蕙相似欲效之則恨目未嘗
 一覽攬毫之際不得已寫世所有建蘭一莖數花者
 耳然其心怏怏不樂以未能見相畹君子也頃乘暇
 寫得梅竹蘭菊四幅因怪王鹿柴畫譜稱以蘭竹菊
 梅配之四時且謂花色淺碧僕姑從俗以梅竹蘭菊

止承三鳳皆羽翼，太即君英英國器。才氣文章迥乎出時輩，其嘗所作吉祥閣一篇，實鉅作也。既已照入耳目，傳誦都鄙，雖嶺南僻郡，猶家藏戶誦焉。白石兄亦極口稱歎。後來一日千里必矣。欣慰欣羨，足下仁厚久積，天之所以慶足下，果不誣也。所謂徐公百無憂者在足下乎？在足下乎？僕春間才生一豚兒，極樛之弱質，龍豬未可卜，然大抵雞鶩。卯鳳雛耳，既辱足下眷愛，敢以奉告。僕去歲中秋，國恩徵還，雖官復舊職，漂落之餘，寒灰再燃，終不復

能炎炎耳。但謫居素富山水草野之性，日放浪于長林豐草之間，不知身之在縲絏也。是故疲者變腴，白者復黑，酒量比諸昔時可兼三四人焉。今年四月嗣來斯土，解裝即聞足下亦將來于此，期在八月，鄙心竊喜，謂幸獲再舉觴論文，以敘平昔之戀戀，引領北望，日以為年，近與白石兄語為僕云：足下比來尊體違和，未卜命駕之期，聞之恍然如失。掌握之物，僕亦將為之廢寢食。嗚呼！天之妒於我二人，何其深也。抑僕之乏於良緣也，足下固盛德君子，五福并享，今瑣

南
海
先
生
集
卷
之
五
瑣小子不日康寧自是造化兒輩一時為戲耳勿深
為慮然又當為朋友強自珍攝藥餌眠食萬惟保鍊
石梁子忽然謝世惜哉修短命而石梁獨然冥冥亦
何心祭文一通錄以奉呈亦哭於朋友之義也野詩
若干篇伏祈斧政

南海先生文集卷之五

終

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豈
論為浮濫汲之者地鄙大上
矣遠矣其次在古待焉而
可及及也唯立言不然而立
之亦易得也豈以近世詩集
之資彙梓庶幾成風而玉

石糲矣予分侗在江城以問
紀方南海先生殆五十年予
獨以詩也其詩胡為
至今不梓行也友人為子琴
嘗請誌其家弗許蓋先生
志在太上而詩其結餘

已止先生遺命禁上亦將以
愧世之汲汲於藉而名焉其
也之強公韓某氏黃縷其
家乃清兒許乃屬子琴校
正之子琴今喜而卒業而學
曰詩視先生始末矣且忘其

不日頌之詩而去其人名之不
活於以斯集者焉可以梓以
贈尚友在孟柯氏日出於類
拔乎其萃予所集之云

越後守敵謹書



都會節用集 全一冊

字貫節用集 全一冊

唐明詩學聯錦大全

薄用獨懷
甲本一冊

此書ハ天地人の間此文字一也といふこと
ナ例ニ其字ヲて其例ヲ注して
和漢法不の名目と知し以て四民日
用の如字にして必要ノ也也
此書ハ上段小真字と並引し一後者
松ノ勢とては下段ハ引して其
字體と引おきて日引し其の勢益より
付者連珠也其も必用の本也

此書ハ唐明ノ詩家オモレ口キ連句ヲ
部類ヲ分テ韻字ヲ以テアツメ詩人吟
咏ノ便ニナシテ誠ニ遊行詩會懷中
ノ至宝此編ニスギタルモノナリ

浪華書林

北久太郎町心齋橋通北ノ入

河内屋喜兵衛梓

